



西京雜記

リ 8
5898



門 78
號 5838
卷



西京雜記序

漢之西京。惟固書為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縵也。仲尼約之寶書。禹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為劉子駿所撰。以甲乙次第。百卷考比。固作始。是今取劉書。有不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

西京雜記序



於是始知國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遡情其所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畧。閑漫無歸。與夫香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妻遺行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其香昧者。則宜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帝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

金。置沙法。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左典章。鞞董問對。言闡理奧。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禱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以問矣。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者。選收彙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為史家之一概也。

西京雜記序

明 吳郡黃省曾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西京雜記卷第一

晉 丹陽葛洪集

新安程榮校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闈凡九十五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

西京雜記卷一

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迴四十里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

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

酎謂重田四十里置銀四十二其三十二

京師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

祠如求雨灋雨止則置木大宮曰祈百山樂前

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

路扈為之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

金京雜記卷一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

象牙為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

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不冰

夏設羽扇冬設繒扇公侯皆以竹木為几冬則

以細剝為橐以憑之不得加綈錦

武帝嘗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嘗服此裘

以聽朝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

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

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戚姬以百鍊金為驅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內傳趙媼，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為魚藻宮。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軒車。

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首蓓。首蓓一名懷風，昔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首蓓為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葍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為彫胡。葍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葍。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

充積又多紫龜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鵝鵝鷓
鴒鷓鷓鴻鷓動輒成羣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離而紅綠相雜莖皆
紫色氣如蘿勒有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藂條
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
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
蛇劍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五色
琉璃爲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

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亦上常若霜雪開匣拔
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
以習之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
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
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
危獲濟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
珀筭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日斜文錦帝崩

不知所在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錢百萬黃金百兩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為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

琲部
羨切
珠十
貫弟
一琲

左右李鄴等諫不聽後卒自殺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鷲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為碩學也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蕭蕭兮行蹒跚金為衣兮菊為裳啜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

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趙飛鸞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璧帶。往往爲黃金。鈺合。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

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鐺。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殿鈴鐺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輦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窻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麟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第一。締構旣成。

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燃。

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

為美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實小

大谷梨。細梨。縹葉梨。金葉梨。出琅玕王野家瀚海

梨。出瀚海北東王梨。出海中紫條梨。○棗七。弱枝

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朽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

○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

○桃十。秦桃。樵桃。細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

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櫻桃。含桃。○李十五

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

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魯羗李。燕李。蠻李。

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紫色綠柰。花綠色○查三。

蠻查。羗查。猴查。○柺三。青柺。青葉柺。烏柺。○棠

○棠

西華雜記卷一

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葉梅。紫

花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杏。有村

文蓬萊杏。東郭都尉于吉所獻。一株花○桐三。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

倚桐。梧桐。荆梧。○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

十株。○安石榴。○檉十株。○白銀樹十株。○黃

金樹十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長生樹十

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宮

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鳴

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樹十株。○離

婁樹十株。○柎四株。○樅七株。○白俞榴。杜榴

桂。蜀漆樹十株。○栝十株。○楔四株。○楓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

種。隣人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

列於篇右。

長安巧土。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

蓉蓮藕之奇。又作卧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本

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

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作

九層博山香鑪，鏤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

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祿三十五條，以

陳踊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金華紫輪面衣，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縵，鴛鴦被。

鴛鴦褥，金錯繡褙，七寶綦履，五色文玉

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搖，合歡圓璫

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珎，馬腦彜，雲母

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

雲母屏風，琉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鑪

迴風扇，柳葉席，同心梅，含枝李，青木

香，沈水香，香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

香，七枝燈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

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一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卷第一終
同公寸寶珠 黃金步 合對圖
取 同公寸寶珠 黃金步 合對圖
取 同公寸寶珠 黃金步 合對圖

西京雜記卷第二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

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于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

之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辨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

賓不逢故人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騮。一名綠螭。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為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俱還代邸。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腦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鞍在閣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

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萼。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為患。或加以鈴鏤。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磬。若飛幡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玳瑁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阜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傳物志物名攷
唐公有驕驕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鷓鴣裘。就市人陽昌買酒。與文君為懽。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買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

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即。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紀見愛幸。常著輕絲履。招風扇。紫綵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在。有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輶車載輕薄少年。為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

西京雜記卷二
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從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鷄蹴鞠。以此爲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

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爲水紋及龍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楊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

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梓潼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或問楊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

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願懼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畱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反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粟犢反能爾，邪？吾終耻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日不能劇談，此中多有。」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為勞體，非至尊所宜。

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履，服以朝覲。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踉蹌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武帝為七寶林，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昔人謂之四寶宮。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
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
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劫。其母曰：勿舉。其母
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
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
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
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

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肝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
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卽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
二炙并酒二壺。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
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
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
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賓
客弋釣其中。

魯恭王好鬪雞鴨及鷺雁。養孔雀。鳩鵲。俸穀一

年費二千石

會替歲首獻竹篋供御世號為流黃篋

朱買臣為會替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

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

手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西京雜記卷第二終

西京雜記卷第三

晉 丹陽葛洪集

新安程榮校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昔事有

東海人黃公少嘗為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

以絳繒束髮立與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

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

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

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帝亦取以為角

抵之戲焉。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爲山巖，噓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露。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輜軒所載亦洪意也。文帝嘗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嘗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嘗厚自奉養，死卒裸

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宣帝嘗入海濱，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余少嘗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章後爲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嘗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

凡舊作兄今改之

亮直者不見容於凡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為獸所傷。陷腦而死。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昔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

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鸞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

西京雜記卷三
洲嶼激水爲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鷺。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鄠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一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璣之樂。

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破。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嘗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主如意為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嘗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趣良嘗。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千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愛。八月四

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
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
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
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
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正月上辰出池邊
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
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爲民妻也
何武葬北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
杜子真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

志忠欵大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
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
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
松柏樹五株至今茂盛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
大明禮教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
皆挾風霜楊子雲以爲一出入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司馬長卿賦昔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

能加也。楊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忠賦，昔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日暎得酒食，燈火萼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日暎則咒之，火萼則拜之，乾鵲噪則饒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

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昔霍光聞之，曰：昔殷主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己日生，良則以酉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皆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

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昔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皆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卷第三終

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昔空榔即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
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
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
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畧困門後出米西困
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
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
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
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

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鴨
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
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麻有藪
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邪廣
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
純一頭厨中筯枝一桮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
舉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傳項瑄
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騮馬者乃命其子曰騮

辨即
盤字
南季
下有
又有
季字

字叔馬其後改為登字叔昇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
柱壁皆畫雲氣華蔭山靈水怪或衣以綵錦或
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
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
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
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
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

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
烈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
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
以奉待之

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鵬黑
鵬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
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槲
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

也庖跑
音

皆古與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

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蟬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

動安飛音
貌

醪梁人作諸蔗酒名金漿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
與風霜而共雕鎗鏗啾唧蕭條寂寥雋又英旄
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
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路喬如為鶴賦其詞曰白鳥未冠鼓翼池干舉
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玃玃宛修頸而顧步啄
沙磧而相懼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
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
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驥

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舊與
同
以
酒
用
漉

公孫詭為文鹿賦其詞曰塵鹿濯濯來我槐庭
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緗縹文如素縞呦呦
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昔
鄒陽為酒賦其詞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
聖明濁者項駮皆麴渾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
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
侍流光醪醴其滋泥泥醪釀既成綠瓷既啟且
筐且漉載舊載齊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其

品類則沙洛淶鄴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
薄清渚縈停凝醪醇耐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
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
屏綃綺爲席犀璫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
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
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馬乃縱酒作倡傾
盃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
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
日月爭光

公孫乘爲月賦其辭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鵠
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
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鈎蔽修堞
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
明皓璧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辨圓小
臣不佞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韜匝蔽我君王重
葩累繡沓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
列顛顛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寃旁生附枝。王爾公舒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代之以歸。眇者督直。聳者磨巖。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梁孝王入朝。與上爲家人之讌。乃問王諸子。王頓首謝曰。有五男。卽拜爲列侯。賜與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國爲五。進五侯。皆爲王。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壯有室。兒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餘日賈

朝至間而遺其鳥。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元后在家嘗有白鸞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續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毋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璽筭中，謂為天璽也。

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綵其上。

龍戶
北羊
錯當
作錯

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雕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以青州蘆葦為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為懽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為上客。身亦無限，今取不詳。茂陵善關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脩毫瞪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

從風鷓鴣孤飛鷓。楊萬年有猛犬名青駁買之百金。成帝時交趾越雉獻長鳴雞。向晨雞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雞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

昌又作太博。經一篇。今世傳。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爲名。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磨。弄矢搖丸。樗蒲之術。爲都椽。史四十餘年。善詆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爲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椽曹。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將軍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是失常也不敢脫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

西京雜記卷第四終

西京雜記卷第五

丹陽葛洪集
新安程榮校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贏儲家亦近大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

皆悲不能自攝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

緝。倍緝為升。倍升為弒。倍弒為紀。倍紀為縷。倍縷為綖。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勳。故贈君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漢朝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大僕執轡
大將軍陪乘名爲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候二人駕一左右一人

長安都尉四人騎左右各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左右各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三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三分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引從事駕四左右

太常光祿衛尉駕四 三分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舍曹屬戶曹屬東

曹掾西曹掾駕一 左右各三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 左右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 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十部

中護軍騎中道 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 左右

隊百匹 左右

騎隊十 左右各五

前軍將軍 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三 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

前黃麾騎中道

自此分為八校 左右各四

護駕御史騎 左右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謁者僕射駕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游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關戟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
虎賁中即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尚書郎三人騎三分

護駕尚書三中道
相風鳥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為十二校
殿中御史騎
興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節十六
華蓋中道
自此分為十六校

畢罕 左右
御馬 三分

剛鼓中道金根車

自此分爲二十校滿道

左衛 右衛將軍

華蓋自此後糜爛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

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

西京雜記卷五
隱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歆蒸而風雨雲
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
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
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
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
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
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
成雪為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
凝為冰霰雪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

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
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
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
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
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商露則結味而成甘結
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皆也
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
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浸殄之妖也
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

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皆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交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交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蘆死。

於盛夏。欸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

朔且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故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故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昔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皆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故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武帝嘗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

驍言如博之堅基於輩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武帝以象牙爲輦賜李夫人。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搜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

射更
當作射

人字
當刪

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射更。鏃破斨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人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采薪還。

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為鹿也。即以斧搗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西京雜記卷五

西京雜記卷六

西京雜記卷六
漢興丹陽葛洪集
新安程榮校
...

西京雜記卷六

西京雜記卷六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
為王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
橫日路而摧枝幼雛羸殼單雄寡嶋紛紜翔集
嘈噉鳴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
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
崩豁如地裂華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

彪炳
二當
一脫
句

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縞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霧。麇宗驥旅。鷄族雉羣。蠟繡鴛錦。蓮藻芙蓉。文色比金而有裕。眉參玉而無分。裁為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嶽。制為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為屏風。鬱第穹隆。制為杖几。極麗窮美。制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汗。製為盤盂。采玩踟躕。君子其樂只且。恭王太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塚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為廣川王中尉。每諫正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塚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為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家。皆以文石為櫛。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櫛。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劔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鈞鑄同

哀王家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局鑰。古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研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鑄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

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中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攬。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室。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藥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腳。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乃以杖叩王左腳。王覺。腳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粘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爲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

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帷旒於葆麾蓋照灼涯涘余少嘗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為牀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子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

景帝本紀極言其短盡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官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

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官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辱如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

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月之且為朔，車之輻亦謂之胡。名齊實異，所宜辨也。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其書，試以此記者校班固所作，殆是全

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圖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中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爲一帙。庶免淪

沒焉

西京雜記卷六終

元祿第三庚午年仲春穀旦

唐本屋又兵衛梓

天祿第三

西京雜記卷六

跋西京雜記

林泉源

西京之史莫蘭甚若也。其是非取舍雖不能
 無詭于聖人。然體裁曲則實一代之大典也。而
 雜史之於正史。雖斷錦碎繒。要非全幅。亦足
 以補苴罅漏。收拾異聞矣。惟川氏之於孟
 堅。是已。但紀事怪誕。措詞淫褻。尔若左
 氏良史。猶不免於君子之譏議矣。孟子所
 謂盡信書不如吾書。其言哉。凡學

白一惟已矣

西齋雜言跋

者之於異書固不可不讀也。亦不可漫讀之也。擇取之可也。今國家脩右文之政。學士家競蓄異書。而此書未有刊行者。須梓人將繡法梨東。未乞予一言。以誌于末簡。吁。鄙言誰足以取信于世。聊書其梗槩。以諭諸同好者云。己巳臘月之吉。京兆伊藤長胤原藏書。

木村



木村取武

榮

